

名人名家书系

【黎巴嫩】纪伯伦 著
伊安等 译



纪伯伦散文精选

纪伯伦散文精选

伊宏 等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7 北京

责任编辑:陈先荣
封面设计:王 华

DQ24/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伯伦散文精选/(黎巴嫩)纪伯伦 著;伊宏 等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7(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57-7

I. 纪...

I. ①纪... ②伊...

Ⅱ. 散文-作品集-黎巴嫩-现代

IV. I 37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688 号

书 名: 纪伯伦散文精选

著 者: [黎巴嫩] 纪伯伦 编 译 者: 伊 宏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 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昌平区印刷厂

字 数: 253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3.5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02-857-7/I · 181

定 价: 16.40 元



〔黎巴嫩〕 纪伯伦·哈里尔·纪伯伦
(Jibran Khalil Jibran, 1883-1931)

序

对我国读者来说,纪伯伦既是一位老友,又是一位新知。说他是“老友”,是因为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已介绍到中国来了。——1923年茅盾先生译介了他的五篇散文和散文诗;1931年冰心先生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先知》。尽管译介的作品数量有限,但却有力地说明,早在六七十年前纪伯伦就已“来到”了中国,就同中国读者结缘了。这还不算老朋友吗?

说他是“新知”则是因为,自三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末,纪伯伦的作品很少再介绍到中国来。老一代读者对他或许还留有模糊的记忆之影,新一代读者则对他完全陌生了。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才开始陆续、大量地译介过来,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才再次“发现”了纪伯伦,进而认识了纪伯伦。

这十多年来,纪伯伦是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诗诗人被中国读者所认知,所接受,所欣赏的。凡是读过他散文诗作品的人,都有极深刻的印象,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大家感到,纪

伯伦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和情感色彩，散发着醉人的艺术馨香，是东方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属二十世纪文学精品之列。

但是，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散文诗外，他还从事过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就其散文创作而言，他的贡献恐怕并不比其散文诗的贡献小。若从当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看，他的散文甚至超过了他的散文诗。我们不应该把对纪伯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散文诗的范围之内，否则，我们对他的评价将是片面的。

今年是纪伯伦逝世 65 周年，为了表达对这位著名黎巴嫩作家、诗人的钦慕与纪念，也为了让读者能对纪伯伦的散文创作及成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总体性把握，我应出版社之约，编出了这本《纪伯伦散文精选》，把它献给广大读者，献给纪伯伦不死的艺术灵魂。

纪伯伦的散文，篇目多，数量大，约占其全部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读者手中的这本《纪伯伦散文精选》，汇集了他的散文中比较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篇章。由于收入的作品较多，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将题旨的体式相近的篇目相对集中，大致归类为七个部分，或七编，它们是：

- (一) 近于散文诗的“美文”或“诗样散文”；
- (二) 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梦幻式叙事散文；
- (三) 充满反叛和战斗精神的杂文或社会评论；
- (四) 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抒情散文或随笔；
- (五) 纪念或悼念社会文化名人的文章；

(六)格言体或故事体小品；

(七)书信，包括爱情书信。

以上这种划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未必很科学，但大体上反映了纪伯伦散文的题材和类别特征。

收入本书的散文作品，不同的篇章呈现不同的风貌和格调，有的短小精悍，婉丽隽永；有的洋洋洒洒，恣肆纵横；有的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有的幽深孤峭，隐蕴厚重。尽管这些篇章各具特色，但其总体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浓烈的理性色彩，激越的情感表达，潇洒的语言文字，明确的现实目标。

哲理与激情，是纪伯伦散文的两大支柱。纪伯伦曾经说过，理性与热情，是人类灵魂航行的舵和帆。所以，他驾着自己的文学之舟，驶向辽阔的艺术创造海洋时，总是紧把着理性之舵，高扬着热情之帆。

纪伯伦的散文是思考的散文，而不是所谓消遣性、休闲性的散文。他的散文继承了阿拉伯古代散文中的启示性和施教性，又受到西方文学中的思辨性、逻辑性的影响，不论是叙述，还是抒情，都带着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即使是那些出自“疯人”或“狂人”之口的文字，也透露出智者的信息。

纪伯伦的思考，常常围绕着这样几个具有时代和历史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中心主题：

- 人的存在与发展；
- 民族的复兴与未来；
- 东西方文明的本质与联系；
- 艺术家的创造与使命。

人的存在与发展,是纪伯伦一生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他散文的总主题。他认为,人类已经历了从“兽性”到“人性”的转变,由“侏儒”到“人”的转变,但这还不够。人类还要继续发展,不但要“向前”,而且要“向上”发展。人类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到“神性”,成为“巨人”或“神性的人”。在他看来,存在的目的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美”,与“美”合一,而“美”就是真理。在收入本书第一部分的许多散文中,他反复描写了“灵魂”如何由“青春”带路,与“希望”结伴而行,沿着“爱”指引的道路,去实现与“美”合一的目标。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中,他不断深化着自己关于存在与发展的观点,明确提出,“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雄心勃勃的紫罗兰》)

纪伯伦关于人类必须向前和向上发展的观点,明显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他读到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兴奋不已,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盛赞尼采“是一位巨人,名副其实的巨人”,称尼采“可能是近代最活跃、最具有自由精神的灵魂中的一个灵魂”,说“在今天被视为伟大的许多人物消逝之后,他的著作仍将长存”。他把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一书说成是“历代所知的最伟大的书著之一”,并说“你愈读他(尼采),对他的爱就愈深”。(《致沃特森小姐》)不过纪伯伦并不把尼采当成自己思想的教父,相反他声称,是尼采提前支取了他的思想,摘去了他思想之树的果实,他的遗憾是出生得太晚了。

纪伯伦的生命哲学,主要是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中形成的。他重视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力度,提倡超越生命,

超越自身存在，这正是阿拉伯民族复兴时期客观上对人提出的要求。他理解了时代的需要，并找到了十分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以能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也给后来人以启发。

纪伯伦散文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民族的复兴和未来。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阿拉伯民族尽管具有古老的历史和传统，但在新世纪的风云变化面前，靠夸耀祖先的光荣和业绩已经不行了。他揭露了民族的孱弱和病态，指出必须拿起手术刀，彻底挖出病灶，就像龋齿病患者拔掉蛀牙那样，采取彻底根治的办法。在一些文章中，他剖析造成东方民族落后的原因，指出除了外部的原因外，还有民族自身的原因。自身的原因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病人”害怕手术，讳疾忌医，另一方面是“医生”不负责任，只开些“麻醉剂”，而不去进行必须的手术。这样，东方民族的病痛就愈来愈重。（《麻醉剂和解剖刀》）

在批判东方消极民族性上，纪伯伦走在了他同时代人的前面。他的散文坦直、尖锐、直刺要害。特别是他对传统的反叛，使他常常被自己的同胞所误解，这使他非常痛苦，所以他一再写自己的孤独与寂寞，叹息自己在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中成了“陌生人”。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他仍英勇地高举着批判的大旗。而与此同时，他又充满骄傲与自信，面对给他加上种种罪名的敌对者，写出一篇又一篇声讨的檄文，他以《我们与你们》这样泾渭分明的形式，写出了一系列气势非凡的文章，痛快淋漓地表明了他与敌对者势不两立的立场。他的笔触深入到阿拉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激起了很大

的反响。

在另一些文章中，纪伯伦以无限的深情，写出了对民族、对祖国的爱。在《我爱我的祖国》一文中，他还提出了人们应该如何爱自己的国家，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反对盲目的爱国主义，指出，“爱中的愚昧，既会损伤爱者，也会欺骗被爱者”。他反对只用“光荣的线条”和“功德的油彩”去描绘自己的国家，提出爱国主义要和“智慧”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和“宣传与炫耀”结合在一起。他强调指出，决不应做说谎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口号是，“让我们在光明中去爱吧——哪怕在阳光下会暴露出缺点和罪行”！

纪伯伦虽然勇敢地揭露和批判一切阻碍东方民族复兴的陈腐事物——从专制政体到不平等的法律，从宗教和教派间的纷争到虚伪的宣传说教，但他对自己民族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坚信自己的民族仍然是一个“活的民族”，在这个民族身上仍然留有“值得存在、配享光明”的东西。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同胞，寄希望于青年，号召他们在“真理与谬误搏斗的时刻，正义与黑暗较量的时刻”，觉醒，奋起，毅然走出“往昔之城”，抛开坍塌之宅，以岩石为基，建起自己的新居。他盼望自己的民族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有生命活力的、不靠拐杖独立行走”的民族。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和二者之间的关系，纪伯伦认为：东方的文明之树过去曾结出丰美的果实，今天，即使不少人抛弃了自己的珍宝树，去寻求西方文明的荫庇，但东方文明之树仍然活着，而且枝繁叶茂。东方的复兴应该从自身价值的定位开始，而不是把全部希望寄于外部。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是一种物质主义、机械主义的文明，他称之为“轮子上的文明”。他指出，西方思想“信奉力量超过真理”，“把经济贪欲置于一切之上”，还进一步抨击道：“世界的不幸，西方和东方的不幸，就在于大炮比思想威力大，政治诡计比真理更有效。”他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明的进程停滞了，这一文明在1914年被置于“永恒的审判台”前。

纪伯伦对西方文明本质的认识，有其个人的和时代的特点，这里不去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独立的文化人格和文化态度，即他不拜倒任何一种偶像面前，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审视批判的态度，文明也不例外。

纪伯伦在东西方文明关系问题上的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创造”文明的概念，坚决驳斥了模仿就是一切。他曾痛切地指出，许多东方人“已经变成西方思想、西方习俗、西方方式的奴隶”，他们失去了创造的意志和毅力，因畏惧艰难——创造，而趋向容易——模仿。他们热衷于模仿的技巧，把自己变成了“准西方人”，衣食住行全部西方化，他们得了“模仿病”。（《致卡福利》）他认识到，东方文明不可能在模仿中发展，也不可能从模仿中得到尊重。他警告自己的同胞说，“不能像海绵那样，从外部吸了点水，膨胀起来，就以为自己变成了活泉”。他强调“从自身创造”的重要性，希望同胞能创造出“带有自己特殊标记和个性色彩的东西”来，而不要仅仅成为西方文明“微弱的回声”。显然，这些观点和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纪伯伦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多年，仍能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保持思想和精神的独立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纪伯伦散文的另一个普遍性主题，是关于艺术创造和艺术家的使命的。纪伯伦具有艺术创造的热情，这热情来自一种神圣感。他在给著名黎巴嫩作家雷哈尼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指出：“艺术是一位伟大的神祇，我们只有用经过火的洗礼的手才能触摸到他的衣角，只有通过浸泡在泪水中的眼眸，才能一睹他的容颜。”

在纪伯伦心目中，创作决非消遣，而是灵魂的一场搏斗。这里有“从心里拔出的利箭”的痛苦，也有“火焰升腾”的欢乐。他认为所谓“创造的欢乐”，就是从周围的万物中解脱出来，照亮周围的事物。

他在艺术创作上，追求一种“逆反形式”，即不走前人走过的老路，而去独辟蹊径。他一改传统文人为统治者、为自己同胞唱颂歌的做法，把对传统的批判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要改变“不妊的文学”的历史，决心赋予文学以新的生命。

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特殊的“功利观”。他表示，艺术创造的目的首先是“心灵的欢悦”和“精神的获益”，如果有某种物质上的好处，他也愿意“成为最后一位——而不是第一位——获益者”。（《致伊米尔·泽丹》）

纪伯伦视创作为生命，他把自己的一切——欢乐、痛苦、理想、梦幻、孤独、寂寞——全部献给了文学艺术创作事业，在短短的48个春秋里就耗尽了自已光和热。

纪伯伦1883年1月6日生于黎巴嫩北部山乡贝什里。12岁随母赴美国寻找生活出路，后来曾去巴黎学习绘画。1910年返回美国，专事创作。他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发表了许多作

品，成为阿拉伯海外文学的旗手和代表人物。1913年4月10日他逝世于纽约，不久遗体运回祖国，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关于他的生平和创作，编者在《纪伯伦散文诗全集》、《纪伯伦全集》的序言、以及专著《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中都较详细地介绍过，在此就不多涉及了。

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既看到了纪伯伦的“文”，也看到了纪伯伦的“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纪伯伦以三种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种是先知，预言家，智者，哲人，先行者；一种是叛逆者，革命者，“疯人”，“掘墓”人，“极端主义者”；一种是孤独者，陌生者，流浪者……纪伯伦的三种形象，构成了他的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我们认识和研究纪伯伦，自然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文学是友谊的桥梁。每当我们读纪伯伦的作品时，我们就感到阿拉伯世界变得不那么遥远了，阿拉伯民族就变得不那么陌生了。我们感到读纪伯伦就好像读鲁迅一样，使人们变得丰富，充盈。

读纪伯伦的确是“精神获益”的一种美好途径。

请开始读吧——纪伯伦是不会让他的读者失望的。

伊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6.4.10

目 录

序	伊宏(1)
---------	-------

我们都在祈祷

音乐短章	(3)
美	(18)
人之歌	(20)
诗人	(22)
孤独	(24)
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	(27)
我的心灵告诫我	(30)
大地啊!	(35)
完美	(39)
在我的孤独之外	(41)
情侣	(43)
组歌	(46)
花之歌	(52)
火写的字	(54)

我的生日	(57)
“完美的世界”	(63)
自我心的深处	(65)
我们都在祈祷	(67)
生活多么慷慨!	(70)

雄心勃勃的紫罗兰

掘墓人	(77)
在美神的宝座前	(84)
梦境	(87)
雄心勃勃的紫罗兰	(90)
哑巴畜生	(94)
当我的欢乐降生时	(97)
当我的忧愁降生时	(98)
盲诗人	(100)
神赐福的城市	(102)
另一种语言	(104)
更辽阔的大海	(106)
深切的渴望	(109)
钉于十字架	(111)

七个自我	(113)
最后的守望	(115)
上帝	(119)
圣徒	(121)
隐居的国王	(123)
疯人	(126)

上帝在风暴中

你们有你们的思想， 我有我的思想	(131)
你们有你们的语言， 我有我的语言	(136)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 我有我的黎巴嫩	(139)
麻醉剂和解剖刀	(144)
独立与红毡帽	(152)
我们与你们	(155)
新时代	(159)
致责难者	(165)
皮壳与内核	(167)

言语与夸夸其谈者	(172)
蝟齿	(176)
奴隶主义	(179)
神子与猴孙	(183)
我喜欢“走极端”的人	(186)
上帝在风暴中	(190)
新闻业的职责	(193)
人有四类	(197)

世界的良心

我爱我的祖国	(205)
我爱劳作者	(208)
掘墓者与焚香者	(210)
纪伯伦的话	(218)
诗人的声音	(221)
我的朋友	(228)
异乡人	(231)
世界的良心	(234)
致同胞	(237)
亲人之死	(241)